

跨越與連結—— 泰雅傳統服飾的過去與現在

Life Revive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raditional Atayal Clothing

尤瑪·達陸 野桐工坊

Yuma Taru Lihang Studio

2014年接受了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稱臺博館)策劃,名為「彩虹與蜻蜓」原住民織品與琉璃珠特展的邀請,參加了「彩虹」泰雅織品這一部分的展出,於是傳統的織品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在現在與過去和未來發生了連結。1908年設立了百年的臺博館,是臺灣最早的博物館,也是官方最早進行臺灣原住民系統性研究蒐藏的初始地。

在臺博館一世紀的歷史時光中,我們藉單純的民族織品,回顧著文物和博物館、博物館和我們原住民、原住民與歷史文物間百年的生命流轉,因此思考著如何敘述野桐工坊20年來,從追尋祖先的蹤跡重製傳統服飾,將傳統服裝在現代呈現創造意義,以及為延續文化籌建民族學校的歷程……。同時這也是一個从零碎、片斷,逐漸拼縫出一個具體的形象,再將精神貫注其中,讓生命重新回來,產生力量形成改變的歷程,這段悠長路程如何能夠在一個空間中緊湊的表達呢?!

從一棵苧麻開始

如何在今天的臺灣,這個現代工業如此發達的地方,去堅持走一條傳統的文化之路,是十分艱辛的旅程,回想起來,當時是一群真正以部落為主體,以傳統為根基的泰雅北勢群頭目、青年和長輩的信念支持,方有今天呈現在展覽中的各式內容。

慶幸自己在回到部落時,能夠遇到和自己志同道合,既有想法也有能力去實踐,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精神有所了解的年輕人,可以一起學習傳統追尋祖先的蹤跡,更慶幸有一群對傳統知之甚深,



栽培苧麻



漂洗苧麻



日晒苧麻



又對後輩的理想全力支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具有長者風範的耆老們一路陪伴和鼓勵，並用行動來完成和表達對我們需求的回應，而且堅持我們年輕人，希望理解每一項文化的內容一定必須回到文化的源頭，去探尋並且親身去實踐，方才能讓文化在我們身上真實的生根、發芽、堅實、茁壯，文化若能開花結果才有延續的可能。

20年後的今天，筆下回顧，也才能真實的理解和體會，當時的耆老們共同堅持的睿智。回顧在1993年，黑黝的山影裏，小小的象鼻國小教室燈光灼亮，人聲鼎沸地正在討論，甚或有些爭執著，到底泰雅的祖靈祭典在當日或前後，必須要處理之事，應以何種方式如實呈現，年輕人想著：只要長輩指導和告知需要何種步驟，何種方式及材料、工具，我們便可依樣重現一個傳統的祖靈祭典，我們是單純和天真地如此想像，但是頭目們卻多數認為，若年輕人無法從祭典的源頭去回溯並實作，是無法體會和理解祭典的真實內涵和精神核心，而沒有精神和真實內涵的祭典，即便我們重建了，也只是搭建一個虛有其表的軀殼，無助於我們想要建構的文化生命。因此。如果想要重現祖靈祭，耆老們想不出來為何不從種小米開始的理由，於是，1994年，我們一群來自不同部落的6位青年，便在耆老們的堅持下，回溯並親身實踐從播種到豐收時的祖靈祭、小米祭大大小小的十數種儀式，也從種下小米那刻起，我們開始了與傳統農事祭儀真實且長遠的關係。

也由於出生於民國10年前後的長輩們，都曾經歷過尚未受到殖民影響前的泰雅傳統生活，還能提及一些泰雅傳統文化的遺緒，因而信念一致、口徑相同的要求我們，而這一群被他們視為珍寶的6位年輕人，也謹遵傳



傳統整經

統Gaga 一步一步地跟隨著從選種、播種到收成後，完成一個完整且有真實靈魂的祖靈祭典。也慶幸當時這6位青年，不乏高學歷的碩士、學士，雖然心中尚有一些覺得長輩們不合時宜的念頭，卻也很快地消逝在繁瑣的工作中，還是謹守跟隨長輩的教導，努力的、實在的一同去實踐自己的文化，如今看來，因為長輩的無私和年輕人的不疑，點燃了我們這一代對傳統的熱情和使命。

當時除了男性長輩會要求我們，凡事要從源頭思考以實踐「那一代」的泰雅文化生活，即便是屬於女性的織布，身為我織布教師的外婆和姨婆，也有相同的想法，外婆在我已學會許多傳統高階技法和已織幾十匹布之後，仍然告訴我：「尤瑪，你沒有真正的在織布。」認為我必須跟隨著他們過去，從種植苧麻開始，完成這其中的十數道工序，真正的泰雅織布知識，才會在身上成長出來，但是許多部落早已沒有苧麻，尋找兩年，踏遍了泰雅部落，終在新竹五峰遇見80多歲，從年輕堅持種植到老年的Yaki，她告訴我：「所有的苧麻種都可以給妳，但只有一個條件，必須堅持種下去。」因為遇見了堅持也堅定自己信念的人，才讓我也能夠有力量，從一棵苧麻開始，堅持在泰雅傳統織品的道路走下去。

博物館與我

由於大學畢業後正式的工作便是進入博物館，成為一位典藏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從此結下了與博物館間特殊的緣分，更因此走上一條與傳統織者不同的路徑。由於進入



泰雅族大料炭群女子網腿(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泰雅族男子凱旋服(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在祖居地舉辦「色舞繞泰雅傳統及創新服飾發表會」



泰雅族木瓜群男女盛裝服飾(野桐工坊製作)

公務部門及接觸了資深的博物館前輩，如阮昌銳、江韶瑩老師，阮老師帶領我由部落開始，去認識自己的民族文物，藉由文物開始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也從人類學的、民族學的角度了解博物館與當時原住民的關係；江老師則由博物館籌建、設計到內容的管理，給當時還只是初出茅廬的我們在實作上的充實知識。

因著這樣的背景，當我在部落的口述和田野研究工作中，無法得到具體答案時，自然連結到博物館的蒐藏和研究紀錄的方向，當時尚任職臺博館的阮老師，慷慨地讓我看到一組完整的泰雅藏品幻燈片，以及分享老師在部落進行調查的資料和經驗；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許功明老師也領著我，親身眼見了館藏的實物，開啟了我在博物館的研究之路。

1990年開始到2000年地震前，我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部落田野的訪查和博物館藏品的紀錄、分析與整理中，渡過與博物館和部落知識緊密連結的時期，這期間在輔

大織品系就學和研究時，羅麥瑞所長以無比的耐心和愛心給予我專業織品服裝的技術和理論上的教誨，同時同儕們的協助和交流，讓我陸續地分析和整理出泰雅服飾的八大支系並完成了論文。

1999年臺灣發生了921大地震，震毀了我的部落，卻也震出了復振傳統的契機，由於賑災的需求，我回到部落藉由傳統的文化和技術知識，與災後的部落婦女共同運用織布工藝的技法，以過去10年的研究，將傳統服飾，從黑白的、平面的博物館照片，變成彩色的、實體的可穿上身的服飾。2001年開始帶領部落織女，她們從一張如同傳統文化和技術的白紙開始，逐漸成為可以描繪出自己的傳統形貌的藝師，一直至2007年完成了傳統服裝及配飾共500多件，同時與臺東史前館共同出版



泰雅八支系傳統服飾

了《重現泰雅：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為過去十數年傳統服飾的重製工作，整理出大家可以看見和了解的成果，也完成一趟從走進博物館到再進入部落的歷程。而今，2014年我帶領著族人和織女再次回到博物館，和臺博館一同策劃了這次名為「彩虹」的展覽，讓泰雅的服飾以傳統形貌展現出不同的意義。

回顧20年的工作，此次回到臺博館展出，不僅見證了臺博館100年來對原住民族文物研究、收藏的非凡意義，也開啟了博物館與原住民及文物之間，三者嶄新的關係和未來。

未來的理想

2010年，是我部落工作藍圖的另一個新的起點，29歲回部落時心中便畫下了一個50年長期的部落工作願景，希望能建置一個讓年輕人回到故鄉，安其身、立其使命的地方，為這個衰老的民族，燃起新的生命，因而開始進行文化經濟與民族教育橋接的工作，為了培養民族新血，我秉持著20年前，帶領我的長輩給我的信念，文化一凡事要從源頭開始，於是設立了色舞繞民族文化教育學園，從簡單的竹屋教室、從最源頭的小米祭典、從最基礎的泰雅族語開始，開始自己的民族幼兒園教



民族幼兒園教育工作的開展

育工作，雖然只有不到十位的孩子，我們堅持運用自己文化的傳承方式，如今已有了兩屆的畢業生。「教育的經費和資源，不是區區平凡的我們可以承擔的。」家人和朋友擔心地告誡我，這條路有其艱難，但我總想著：這樣美麗又深沉的文化，一定得存活下去、延續下去，那就從最小的幼苗開始吧！

在此同時，思考著如何嘗試銜接傳統和時代的脈動，為民族開闢新生機，藉由現代化的作法，吸引年輕人為老身軀注入新血去活絡筋骨，於是運用流行的元素、形式引動青年回看自己的民族傳統，再由形式進入精神和內涵，同時壯大自己民族的自信，方有機會發現對自己民族具有熱情和使命的青年，未來也才能延續民族的生命與發展。

於是在大家的驚呼聲中，我們也從2010年起在祖居地的雪見(Wanbara)，舉辦森林之心—色舞繞泰雅傳統及創新服飾發表會，召喚年輕人來為自己的文化一同努力，藉由一年一年的辦理，讓年輕人能夠對自己的傳統有所感受，因為唯有自己在心中接受了，文化才能藉著年輕人的心傳衍下去。藉此這次在臺博館的展覽，我們期望讓更多人能看見我們的努力和希望。如果有機會能號召更多有心於此一願景的朋友，一同捲起袖子努力，或許能早一些完成這個美麗的彩虹希望。



尤瑪·達陸與野桐工坊的織女們